

树才(1965-)

□胡亮



树才

从四岁，到二十四岁，到三十四岁，树才先后经历了三次刻骨的死亡事件。母亲，海子，苇岸。死亡是这样一个课堂：他学习了无限，又领教了无常。

他先后写出了若干诗篇，比如《母亲》《永远的海子》和《活下去——给苇岸》，来献给这三个“亲人”。

苇岸乃是大地和乡村的书写者，他喜欢雅姆（Francis Jammes），树才就特地为他译出《十四篇祈祷》。不久，苇岸走了。“我活着。但我要活到底。”——诗人提防着时间，把写作视为剩下来的工作。

他都写出了什么诗？死亡诗、虚无诗、冥想诗和安宁诗。

死亡诗，刚才已经叙及；值得提及的作品还有《窥》。《窥》的巨大张力来自两个生命、两套价值系统之间的交谈和反驳，来自诗人对朋友——生者对死者——的“误读”。全诗乃不得不采用一种“半知叙述”——“他跳上的贼船不允许他上岸”。对这个朋友的生命惋惜，最终干扰了诗人对其追求的理解和认同——这让全诗看起来像是一出奇怪的双簧。《窥》还是《兰波墓前》的前奏——两者都是死亡诗。

与此同时，诗人还写出了深友的虚无诗，“每天你都躲不过时间的一声冷枪”，也写出了不乏亮度的反虚无诗，“明晃晃的白昼，像一把大刀/又从我的后脑勺砍了个空”。可参读《自己在看》《犀牛》《转过身来》《慢慢完成》《虚脱》和《虚无也结束不了》。

他的生日诗——已经成了系列——也都是虚无诗。然后是冥想诗，可参读《正午》《站桩》《蟋蟀》《随着夜的深入》《打坐》和《莲花》。冥想——也包括打坐——是对时间和空间的暂时摆脱，诗人藉此对抗着时间，对抗着死亡，有时候似乎也能够取得小捷。

然后是安宁诗，可参读《献诗》《十点钟》和《忘掉昨天吧》。与其说诗人已经归于——毋宁说他在反复求得——内在的安宁。秋天，夜晚，以物观我，巩固了此种安宁。可参读《极端的秋天》《肃立的秋天》《叶落》《黑夜的歌手》《在秋天的末端》《秋天的意境》和《秋天的证明》。

怎么以物观我？诗人视为树——秋天之树，夜晚去扶”。可参读《什么东西》《在水边》《送别妹妹》《回乡》《今天》《涛声》和《老树》。

说到以物观我，毕竟还有一个“我”，那么，干脆就以物观物。“扁豆熟了，/没有人摘。/和风醉了，/无人去扶”。可参读《大自然》《竹林》和《被风吹遍》。树才终于做到了：从“冥想的烟”，到“佛教的蓝”。

那么，从死亡诗，虚无诗，冥想诗，到安宁诗，是否存有一个笔直的历时性的箭头呢？或者说，树才的写作是否可以分为这样四个独立的阶段呢？不，不是这样。

死亡、虚无、冥想和安宁，四者拉着大锯，互有攻守，互有进退，在短暂的和解之后继以更大的冲突。那个箭头在四者之间来回穿梭，而诗人，也就总是处于“不断重写”的状态。

到了晚近，恰是佛教，《坛经》，慢慢地安顿了这个两难的生命。直到诗人写出组诗《雅歌》，凭了爱情，才较为彻底地驱散了内心的阴影，是的，他甚至已经得到了欢喜。

阅读树才的作品，我们也许会像作者那样感叹，“诗句是太单薄了”，但是，他的独白，他的顿挫，他的虚拟对话，埋下了若干线头，因而他的直接性，也就充满了神秘感。

前不久，什刹金堂等地文友汇聚马祖故里，感受乡村振兴与文旅结合在章山洛水发生的新变化。

手机导航，很快到了马祖镇马祖村，唐代禅宗八祖马道一的故里。马祖镇旧名兴隆场、两路口，1951年置兴隆乡，1960年改称两路口公社，2005年因纪念唐代佛教名人马祖而更名马祖镇。

马祖年少时于什刹罗汉寺出家，在江西得道并终成一代佛教大师。圆寂后被唐宪宗追封为大寂禅师，其禅宗思想简洁敏锐自成体系，易于实践而个性鲜明。他是与司马相如、李白、苏轼一道深远影响四川文化形态的人。

来到马祖故里的荷塘，一大片粉色黄色睡莲竞相开放，细柳随风摇曳，美女们三三两两追逐在这水乡荷塘，摆弄着千姿百态，忘情地与此处独有的蓝色、红色蜻蜓媲美，在亭台楼阁九曲廊桥处放歌，宛若梦里江南。马祖书院里那一曲曲优雅的弹奏和朗朗书声传来，文风习习在荷塘上空幽幽渲染。荷塘另一边，一块巨石倒放于大道旁边，书曰：“马祖故里”，却让我们想了好一阵它为何倒放的缘由。

喝着淡香的禅菊，听人介绍马祖故里人们的生活，磨砖成镜、拈花微笑的禅宗精神，激励着新农村打造的幸福向马祖镇人频频招手。走进马祖百草园，百花盛开，眼前却恍惚看到秋天“采菊东篱下”采得百果香的盛景，马祖文化节隆重召开时，呼朋引伴相邀再来。

下午，我们寻觅李冰导洛遗址。李冰的高大塑像立在洛河边，一旁书写着：深沟滩低作堰及相关事迹。来到高景关，两岸高峰耸峙，河床开阔，绿草满坡，我们在深尺许的草丛里斜躺留影，欢声笑语飞跃林梢，俨然一群老顽童。在树上支个吊床，举目遥看河畔风光，湿润清新的河风悠悠送爽。

传说当年李冰一斧头劈开了合在一起的章山，形成高耸的大包顶山，还有略矮点的象鼻山，中间开凿出了这条洛水河。文献资料介绍，当时，炎灾烈日下，民工们面对拦路虎众多的青石一筹莫展，这青石可不是一般的石头，硬度特别高，一锤再一锤下去竟纹丝不动，手锤整子钢钎拿它没法。打一锤，相当于在青石上挠痒痒，一点碎屑都敲不下来。

人们顶着烈日劳而无功，十分着急，李冰让大伙先在阴凉处歇息，他另想办法。晚上，李冰翻开一堆竹筒，反复查找，最终在一卷竹筒的小字处找到一条妙计。第二天，他让大伙在青石周围架起大柴，点燃大火猛烧青石，熊熊烈火燃烧多时，然后对着石头猛泼冷水，烟雾过后，再烧再浇，反复数次，坚硬的巨石，用铁锤一敲，纷纷开裂。所以，洛水和对面绵竹金花云盖村民又叫高景关为火烧堰。

李冰完成了都江堰水利枢纽工程后，又治理了青衣江、石亭江和什邡洛水。只可惜就在洛水开通时，李冰由于积劳成疾，病逝于洛水河畔。他一生对蜀国水利建设做出了杰出贡献，洛水人民就修建了川主庙、大王庙，永远纪念李冰的功绩，世代怀念这位伟大的水利专家。

洛水潺潺流进金堂并汇入沱江，让子孙后代享受到李冰带给整个蜀国的浩森恩泽。穿过历史尘封的烟云，大浪淘沙，为民造福的李冰将为子孙后代永远铭记之，泽被后世，如千里沱江汨汨滔滔川流不息……

洛水河畔寻李冰

□蒋延珍

去五凤溪游玩的前夜我做了个梦，波斯诗人乌迪·哈塔笔下的一群鸟儿飞越地球环形山，与我一齐去寻找鸟儿的国王西姆格飘落于东方大地的羽毛。

卫星定位即时方便，我们走进了北大哲学教授贺麟成长的小镇。一路上，阿根廷名作家博尔赫斯笔下的波斯诗人乌迪·哈塔与成吉思汗之子忽必烈马上搏斗的文字老在我眼前闪耀，这位波斯诗人如普希金一样死得千古风流。而那位走遍中原沿着长江又逆沱江而上的传教士约翰划，为什么选择沱江起源地的一个码头五凤小镇传教？是此行困扰我的一个谜。他的桌上除了永不离弃的一本圣经外，据说就是乌迪·哈塔的长诗《鸟儿的对话》。这是本地文史通李德富先生见面后无意间摆起的，与我前夜做的梦和以前读过故事竟这般巧遇，真是一种道不明的缘。

五凤古街又名半边街，悬崖街，半山街上是各种文化和各种口音人杂居生活的街市，千年前繁华的两江码头，关圣宫南华宫福音堂等儒释道及西教和陕西湖广会馆相继在街市上落脚。街市下面是河谷，淙淙溪流如一架古琴声。古老的凹凸石梯上，我寻找古丝绸之路的梵音和小镇与世界交流的隐约足迹。七十多岁的李德富老先生一高兴酒就不经功，一路走一路与我连连握手，说是文曲星相聚，高兴得很呢！他指着洋教堂，讲美国传教士约翰划1909年在这繁华的沱江码头小镇，如何买下废弃的会馆修建福音堂。百多年前五凤镇上的约翰划发展的教徒想来也如刘震云笔下的老鲁一样地辛苦。华夏大地，道法自然，齐物论语才是这里根性的信仰呢。

伫立贺麟故居园门前，李德富先生挽起衣袖自告奋勇当起了解说员，讲解自己亲历的一桩神奇。2010年9月，金堂电视台录制贺麟少年成长故事节目，他是主讲人，在电视台演播室不论怎样发挥总是卡壳，达不到编导的效果。改天，移机贺麟书院，在学贯中西的北大哲学教授贺麟当年读书的三进式院落里的书房一坐下来，他气清心明，佳句如涌，竟然一口气把少年贺麟的故事风采讲得顺溜如水。后来他想唯一有解的是大哲学家赐予了自己的灵感。而少年贺麟的书房里就有一本英语本《鸟儿的对话》，据说是1921年那位传教士约翰划送给他的。我心里一阵颤栗，难道这位美国传教士也如长诗中的鸟儿一样，在寻找传说中鸟王西姆格掉下的那根羽毛。

走出下场口，景观开阔，波光粼粼的沱江豁然眼前。两水交汇始于脚下，千里沱江从此起步，过去成都的物资皆由此驶入长江，驶向大海，通向世界。所以民谣说“五凤溪一张帆，要装成都半城盐；五凤溪一摇桨，要装成都半城糖”毫不过为。而我的眼却细眯着看沱江悬崖上的城池，鳞次栉比的楼房在夕照下金光闪闪，似曾在哪里见过。

从古至今，山水都是情感化的山水，人文和风景也是。我曾读着乌迪·哈塔的长诗《鸟儿的对话》而久久沉思，历经险阻的鸟儿们寻找西姆格落下的羽毛而最终发现原来理想王国的西姆格就是它们自己，它们中的一只就是西姆格……

落日的余晖照在沱江上，一刹那，对于乌迪·哈塔的长诗与传教士约翰划的共同寻找之谜，在我心中如一把金钥匙得到开启，鸟儿国王西姆格掉下的那根最惊艳的羽毛，也就是鸟儿们历尽艰辛和传教士寻找的秘境是不是就是一个地方，这个秘境就在五凤；金、青、小、白、玉的五只凤凰相拥成形的五凤呢！而我们，包括来到五凤溪来到贺麟故居的历史与现实擦亮人，都是长诗中寻找彩色羽毛的鸟儿呢。

□钟正林

8月，我们到了甘孜，其中最重要的一程，是去毛娅大草原看赛马。

曾被中国地理杂志评为中国最美6个草原之一的毛娅大草原，位于甘孜州理塘县西面，这儿群山环抱，四季葱郁，特别是到了七八月间，是整个毛娅草原最美的季节——湛蓝的天空，翠绿的草原，清澈的理塘河静静地流淌其间，各色野花姹紫嫣红点缀在整个沙鲁里山脉最大的高山草原上，成群的牛羊悠闲地吃草，再眺望远方的格聂神山，那种心灵的明净，让人仿佛一下回到了牙牙学语的孩童时代。

当地人介绍，这儿的赛马会原来与藏历年有关，最初是由六月的转山会演变而来。每年藏历年六月初三，长青春科尔寺就会按照延续了400年的习俗举办转山会，村民们载歌载舞，涌向附近的草原一同庆贺，而其中的压轴戏就是赛马。1964年政府将这个节日固定在每年的8月1日，故又称“八一赛马会”，节期半月，这使得“八一”前后的毛娅大草原非常热闹，剽悍的康巴汉子和美丽的康巴女子，身着漂亮的民族服装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天南地北的游客也蜂拥而至，只为一睹心仪的赛马。

赛马会的入场式是颇有仪式感的，一匹匹骏马被精心装饰，它们头戴红缨，颈系铜铃，身佩五色马鞍，德高望重的汉子身着鲜艳的民族服装骑行在最前面，紧随其后的选手骑着骏马次第而入，他们神情专注，阳刚硬朗，周围不时爆发出一阵阵的欢呼声和掌声。

赛马的项目又分多种，速度赛、耐力赛、小步赛。速度赛和耐力赛与其说是考验马的能力，不如说是考验选手的表现，每一声吆喝，每一个策马扬鞭的动作，都体现出一个参赛者的心理和体能。而小步赛则更强调某种仪式感的协调，倡导的是人与马的默契。千百年来，巍峨而凛冽的青藏高原，马是人最密不可分的朋友。

赛马会上的压轴戏是马术表演，选手们时而在马背上倒立，时而藏身在马腹之下，时而俯身飞枪哈达，时而勾身飞枪射击，整个过程，都是对选手胆量、骑术和身体的综合考验，也是赛马会上最令人血脉贲张的时刻。有时选手的身体似乎快要掉落马鞍，有时选手双脚倒钩马鞍近乎贴着草皮，汉子们时而以精彩的柔韧性在马背上腾挪翻飞，时而表现出高难度的精准枪法和射箭，一个个令人眼花缭乱的動作，一次次精彩绝伦的表演，你会有一种时而看电影时而置身现场的错觉。康巴汉子用一年又一年最完美的驰骋，为毛娅大草原、为青藏高原的明珠甘孜州赢来了驰名远近的口碑。

那天回程时我们的车出了点小状况，恰好遇上参加完赛马会的藏族同胞。他们主动热情地停下来帮忙，又打电话从县城叫来修车的朋友。当我们挥手再见时，每一个康巴汉子脸上那真诚而质朴的笑容，让我们的心灵再次有了被洗涤的感觉，他们和美丽的毛娅大草原、神圣的格聂神山以及已成为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八一赛马会”一样，都让我们收获满满，并成为我们心灵记忆的一部分。

□杨力

生活不是段子 /

人生每一步都算数

□仕成绘

生活不会重来
这正是他美好的原因



很多人需要的不是实用的忠告
而是充满暖意的附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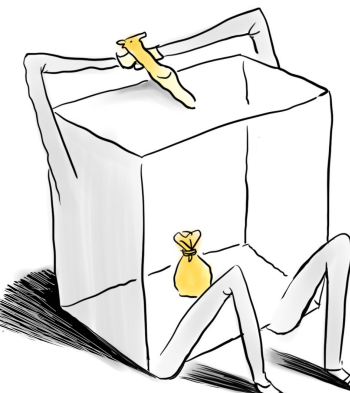
成功需要朋友
巨大成功则需要对手



虚心的人用文凭来鞭策自己
心虚的人用文凭来炫耀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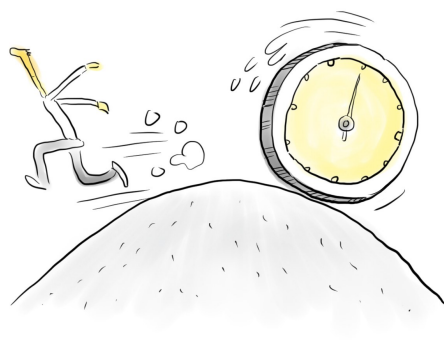
心小了，所有的小事就大了
心大了，所有的大事都小了



浅水是喧哗的
深水是沉默的



放弃时间的人
时间也放弃他



用生活所感去读书
用读书所得去生活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
每一步都算数



大象眼里树就是树
蚂蚁眼里草就是树



在错误的路上
倒退就是前进



人不是变老才失去激情
是因为失去激情而变老



12

华西都市报
宽窄巷

行游漫画君

封面

2019 8 20
星期二

上版：责编 叶红 版式 方蕾 下版：责编 杨仕成 版式 宜文 校对 廖焱炜



扫码上封面新闻，看旅游趣闻趣事。



下载封面新闻APP 加入青蕉拍摄得大奖